

传奇故事
跌宕起伏

31

梅协诱劝海严

的梅子和杨春回避。海严起身，吊着左胳膊，盘腿坐在病床上。

海严观察梅协——

一字眉：这种人固执、独断、自尊心极强；蛇眼：眼细圆，黑仁泛青，生性狠毒，残酷无情，大奸大诈；圆下巴：性情一定温和；上下牙齿都很小：警戒心强而嫉妒心深。这些因素综合到一块儿，梅协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

梅协向海严鞠了一躬，用日语说道：“我问了梅子，法师是她的救命恩人，对此我表示感谢！梅子很爱你，为了你也是奋不顾身。但我有两个问题要问：一是你能否为皇军工作，担当翻译官？因为你生长在这里，又曾在日本留学，相信在政府与百姓沟通方面更为方便。如果你答应，我将不反对你和梅子交往。二是帮梅子找到古玉，因为梅子是个很孝顺的孩子。如果找到，你可以和梅子一块儿到日本生活。”

海严斟酌着梅协的话，也用日语说：“先回答第二个问题。我同意帮助梅子寻找古玉，而且正在进行。即使找到，我也不会现在随她回日本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你们还没有退出中国。”

“那第一个问题呢？”

“举头三尺，决有神明；趋吉避凶，断然由我。须使我存心制行，毫不得罪于天地鬼神，而虚心屈己，使

天地鬼神，时时怜我，方有受福之基。彼气盈者，必非远器，纵发亦无受用。稍有见识之士，必不忍自狭其量，而自拒其福也，况谦则受教有地，而取善无穷，尤修业者所必不可少者也。”海严庄重地说。

“趋吉避凶，断然由我？稍有见识之士，必不忍自狭其量，而自拒其福也？我明白了。”梅协品味着海严的话。

“生为人类，孰无良心？世路役役，最易没溺。凡与人相处，当方便提撕，开其迷惑。譬犹长夜大梦，而令之一觉；譬犹久陷烦恼，而拔之清凉，为惠最溥。韩愈云：‘一时劝人以口，百世劝人以书。’较之与人为善，虽有形迹，然对症发药，时有奇效，不可废也；失言失人，当反吾智。”海严是在拿经文说话。

“谨谢法师开导。我是大日本帝国军人，唯效忠天皇，以征服为上。言不由己，行也不由己。请法师恕罪。”梅协很欣赏海严。

“随缘。”海严说完之后，便不再说话。

等了一会儿，梅协问：“法师是出家人，贾勋在你们眼里是个汉奸，你为什么要救他？”

“他是我们家人的救命恩人。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。”

梅协告辞时交代军医，要积极治疗，确保海严的安全，并说：“海严法师是我家的恩人！”

一个星期后，就是中秋节。有梅子

的细心照顾，加上身体本就强壮，海严很快就能行走自如了。这天，海严与梅子、杨春来到皇协军司令部，在贾勋办公室吃月饼。

此前，贾勋也去医院看了海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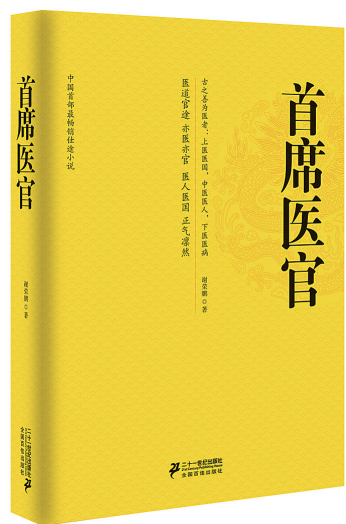
在贾勋的办公室里，贾勋把一块圆月的月饼切成四牙儿，一人一牙儿，他边分边说：“在我们老家吃月饼，就是这个吃法，一家人分一块月饼，一人一牙儿，谁也不能多吃。这样吃才叫团圆。”然后他看着梅子、海严说：“你们两人老大不小了，也是生生死死、同生共死好几回了。今后的路你们怎么走，我想肯定会很曲折。你们的命，你们自个儿可能做不了主，你哥和我可能也做不了主。我只能祝福你们，希望你们好白为之。来，吃月饼！”

贾勋顿了顿，又说：“梅子，还是早点回日本吧。你看，一会儿这儿打仗，一会儿那儿放枪，多危险啊！如果你一个人不想回去，那就让海严陪你回去！”

梅子听了很感动，说：“勋哥，不把我爷爷要的玉找着，我哥不会送我回去，更不会让海严陪我回去。”

“玉？哦，我听杨春说过，你们这几天不都在找吗？那玉真的有那么重要——即使搭上我们梅子的性命？”贾勋说这话是发自内心的。

（摘自《玉色媛姿》贾海修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）



出奇制胜
妙手回春

26

人情练达即文章

曾毅没想到事情会搞得这么大，本来他还有点于心不忍，但听说梁坚强收了几个黑心药企的钱，把那些吃了问题药、到卫生厅来申诉的群众打伤致残的事情后，他又觉得这个结果实在是太便宜他了。早知如此，自己就该卸了他一只胳膊。

陈高峰让人把梁坚强拖出去后，继续开会，狠狠地给所有人敲着警钟。

等开完会，办完手续，已经到了下午下班的时间了。曾毅准备回家，却被唐浩然拽住了：“曾老弟，晚上我设宴为你压惊，一定要给我这个面子。”

曾毅连忙说：“这怎么可以，应该是我请你才对！今天要不是你及时赶到，我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。”

“以后你我都是为方书记服务的人，何必分彼此呢。今天你第一天上任，于情于理都该我这个老大哥来请。你要是再推辞，那就是看不起我喽！”

曾毅笑了笑：“却之不恭，那我就只好从命了。”

“这就对了。今晚你我一定要好好叙一叙，以后你在方书记身边工作，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，我正好叮嘱给你。”唐浩然这也是投桃报李。今天曾毅没让他下不了台，他对曾毅便高看一眼，另外，他还有另外的目的，以后曾毅就是方书记的保健医生，也算是领导信任圈里的人物之一，大家提前搞好关

系，以后也好互通有无。

两人说说笑笑到了楼下，看到杜若站在卫生厅的大院里，他此时已经换下了警服，穿着一身便装，站在那里吞云吐雾。

看到两人下来，杜若一脚踩灭烟头，笑着说：“两位领导可否赏个面子，晚上我已经安排好了，维纳斯酒店，咱们不醉不休！”就好像他早就知道了曾毅和唐浩然晚上一定会一起吃饭似的。

“老杜啊，以前怎么就没发现你还有这一手。”唐浩然大笑，“都不是外人，晚上是我为曾老弟压惊洗尘，你来安排，由我埋单。”

杜若跑过去拉开车门：“那我就厚着脸皮，去蹭两位领导这顿酒了。”

面对杜若和唐浩然的盛情相邀，曾毅无法拒绝，只好笑道：“那我就听两位老兄的。”

“这就对了！”唐浩然很高兴，拍了拍曾毅的肩膀，和他一起钻进了杜若的车。

去酒店吃饭，再开公车就不合适了，杜若的警车此时已经换成了一辆很普通的丰田轿车。

维纳斯酒店是一家顶级的会员制俱乐部，集饮食、桑拿、健身、酒吧、私人会所、演艺于一体，这里的会员非富即贵，都是荣城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大富豪、大学者、大艺术家以及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。想要成为这里的会员，着实不便

宜，最基本的人会费也得38万元，可荣城的社会名流仍然是趋之若鹜。

杜若选择这里，也费了不少的心思。去普通的地方，显示不出自己的诚意，更高级的场所，在荣城也找不出几家了。

车子刚到酒店楼下，门童就跑了过来，一边开车门，一边用对讲机通知里面。

在迎宾小姐的陪伴下，曾毅跟着唐浩然和杜若步入维纳斯酒店的大厅。抬眼望去，大厅宽敞华丽、大气典雅，汉白玉铺就的地板，亮得可以映出人的影子，大得惊人的水晶吊灯，放射着璀璨光芒，令整个大厅显得非常奢华。

杜若偷偷打量了一下曾毅，发现他的脸上始终是淡淡的微笑，神态自然大方，就好像这种地方曾经来过很多次一样，这绝对是世家子弟的派头，一般人哪能伪装得出来，曾毅肯定不只是保健医生那么简单。

杜若订的包间，叫作聚义厅，这个名字很有意味。唐浩然看到之后哈哈一笑，然后率先走了进去。

酒菜上齐后，唐浩然举起酒杯准备开始。谁知包厢的门此时被砰砰敲了两下，一个肥头大耳、满面红光的胖子走了进来，笑着说：“对不住，对不住，不知道杜局长驾光光临，有失远迎，还望恕罪。”

（摘自《首席医官》谢荣鹏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出版）

听到这个决定，梁坚强再也无法坚强了，他觉得喉咙一阵发紧，勒得自己无法喘息，接着眼前一黑，一头栽倒在地不省人事了。

会场顿时有些混乱，大家七手八脚把梁坚强抬出来，平放在地板上，又是掐人中，又是喷凉水，过了有一分钟，梁坚强才慢慢醒来，然后就是号啕大哭。

也不知道当时是谁情急之下，把茶叶水泼到了梁坚强的脸上，此时梁坚强的脸上挂满了茶叶，显得一副落魄状。